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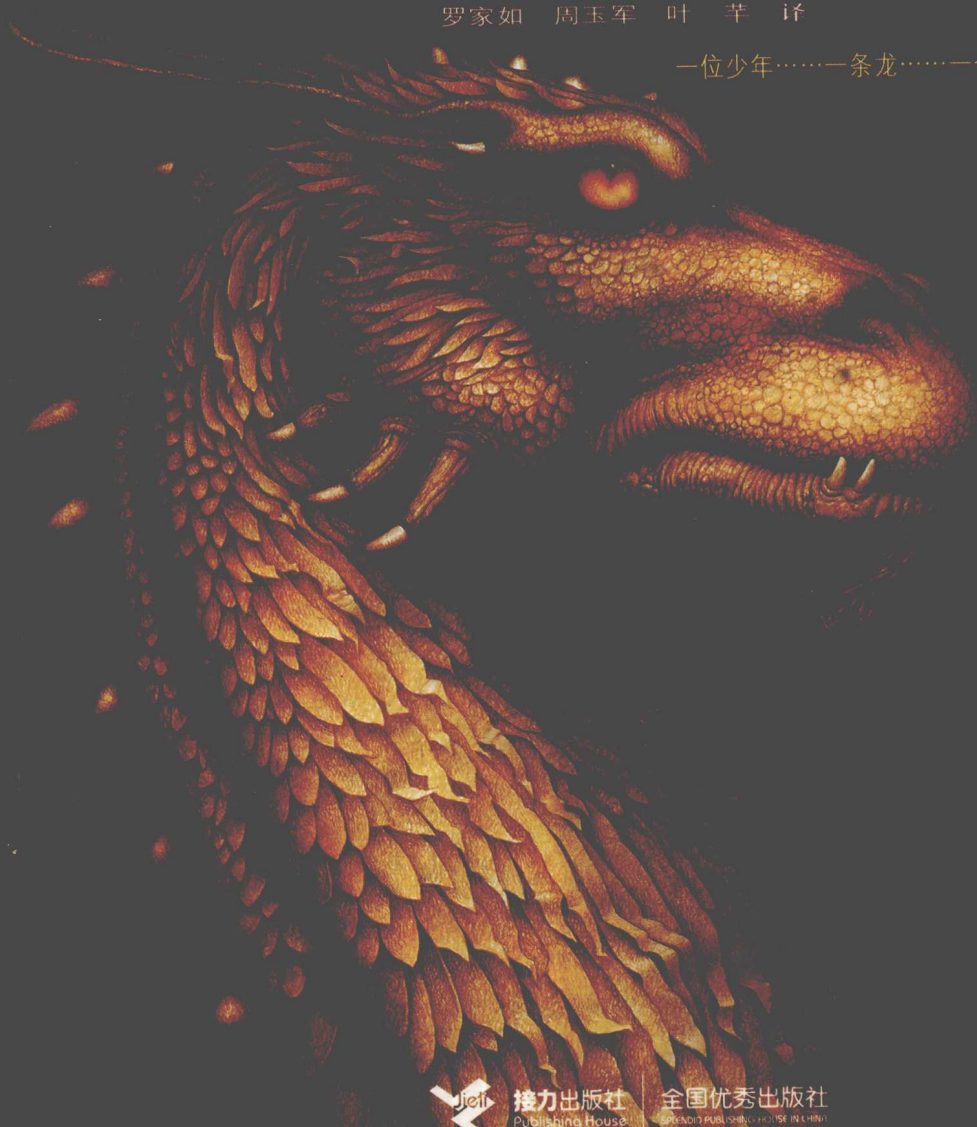
BRISINGR

《遗产》三部曲之三

帝国^上

[美] 克里斯托弗·鲍里尼 著
罗家如 周玉军 叶 芊 译

一位少年……一条龙……一个冒险的世界……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 Ellesméra

Du Weldenvarden

◆ Nädindel

Röna

◆ Kirtan

DIGUO

帝国^上

【美】克里斯托弗·鲍里尼 著
罗家如 周玉军 叶 芊 译

Archwen

Gaena

River

Hadarac Desert

Ceris

éon

Hec

Az Ragni

◆ Buragh

◆ Tarnag

FARTHEN DÛR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Beartooth River

uad

Text copyright © 2008 by Christopher Paolini

Jacket art copyright © 2005 by John Jude Palencar

Illustrations on pages ii-iii, iv copyright © 2002 by Christopher Paolini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上/(美) 鲍里尼著; 罗家如, 周玉军, 叶芊译—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9.2

书名原文: Brisingr

ISBN 978-7-5448-0634-3

I.帝… II.①鲍…②罗…③周…④叶…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3548号

责任编辑: 陈 邕 美术编辑: 郭树坤
责任校对: 王 静 翟 琳 责任监印: 刘 签
版权联络: 钱 俊 媒介主理: 常晓武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5.5 字数: 650千字

版次: 2009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30 000册

定价: 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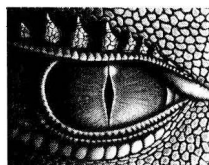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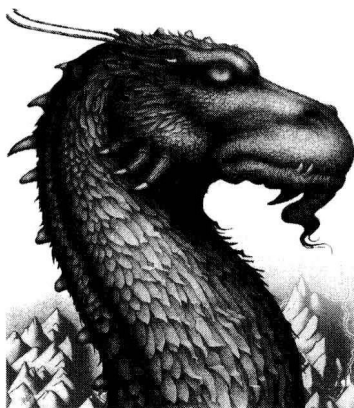
目 录



死亡之门	1
围篝夜话	8
突袭黑格林	27
生离死别	40
骑士与蛇人	48
旷野独行	54
长刀血拼	70
千里飞鸿	81
亡命天涯	92
微妙的问题	111
血狼	120
饶命,龙骑士	131
过去的阴影	138
在喧闹的人群中	159

国王的问题	169
欢宴	177
插曲	184
补过	191
黄金的赠礼	200
我要一把剑	215
不速之客	224
天火	230
完婚	251
夜半私语	261
任务	265
影子的脚印	276
因为爱	294
石林	302
死人笑	313
石上的血迹	321
角度问题	337
给我一个甜甜的吻	344
格鲁玛	347

首领大会	354
抗命	371
镜子里的消息	388
四声鼓响	394
重聚	401
登基	405
两难处境	413
鞭刑柱	417
云层中	425
冲突	431
族谱	439
分飞燕	445
遗产	456
心如磐石	461
战士之手	469
生命之树	474
匠心独运	486
名副其实	497
整装待发	502



死亡之门

伊拉龙紧盯着黑黢黢的石头堡垒，杀害舅舅加罗的怪物就藏身其中。

他俯卧于山丘之后，沙地上零星点缀着一些稀疏的小草，还有多刺的灌木丛和呈玫瑰花蕾状的矮仙人掌。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向前挪了些许，手掌被落叶的尖梗刺得有些发痛。黑格林拔地而起，宛如突出地面的一柄黑色匕首。

夕阳西下，周围低矮的山丘投下道道狭长的影子——极目远眺——地平线尽头，雷欧那湖湖面在余晖中闪闪发亮，仿佛一条波光粼粼的金块。趴在左边的表兄若伦，传出沉稳的呼吸声。一般情况下无法听见的空气流动声，此时对伊拉龙来说异乎寻常地响亮。经历了精灵族的血盟庆典之后，他的身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敏锐的听觉就是其一。

他也懒得理会这些，因为此时眼前出现了一队人群，正缓缓地朝黑格林塔下走去，很明显，他们来自数英里之外的雷欧那城。身穿厚重皮革长袍的十二对男女行走于队伍前面，他们步法奇特，花样多多：有的跛行，有的蹒跚，有的驼背，有的扭着身。他们或拄着拐杖，或因为腿出奇短，只得两手撑着身子向前移。再仔细看，伊拉龙才明白，那十二对男女如此怪异的走法也挺自然，因为他们要么少了只胳膊，要么缺了条腿，或兼而有之。他们的



头领端坐在轿子上，由六名浑身油亮的奴隶抬着。在伊拉龙看来，那姿态也已难能可贵了，毕竟，那人——他无从分辨是男还是女——只剩下了躯干和脑袋，脑门上还晃荡着一顶三英尺高的华丽皮盔。

“黑格林的祭司。”他低声对若伦说。

“他们懂魔法吗？”

“难说。要等他们走了才能用意识搜索黑格林，否则，要是魔法师，就会感知我的打探，无论怎么轻微都躲不过，这样我们就暴露了。”

紧跟祭司的是两排身裹金衣的年轻人，每人手持一只长方形金属架子，架子上有十二道横栏，栏上悬挂着头颅般大小的铁铃。一排人右脚前移时用力摇动架子，发出凄厉刺耳的铃声。另一排人则在探出左脚时猛地挥动架子，令铃锤撞击铃盖，发出哀鸣般的喧嚣声。两种铃声此起彼伏，在山丘上空萦绕回响。伴着铃声的节奏，祭司助手们低吟高唱，一副如痴如狂的样子。

这支怪异队伍的后面，缓慢行进着一群雷欧那城的居民：贵族、商人、手工艺人和几个高级军官，还有一群低层人——苦力、乞丐和普通步兵——混杂其中。

伊拉龙在想：不知雷欧那城的城主马科斯·塔伯是否也在人群中？

来到环绕黑格林的陡峭碎石岗边上，祭司停了下来，分立于一块上方打磨平滑的褐色巨石两侧。待所有行进队伍在简陋的神坛前静立下来，轿上的那人便动了，用近似铁铃发出的凄厉声开始吟唱。一阵阵狂风掩去了大部分声音，伊拉龙断断续续捕捉到些片段。巫师用的是古语——但是音不准、调不正——夹杂着精灵语和巨人语词汇，并与伊拉龙所讲母语的某种古方言交织在一起。得知大概的布道内容就足以使伊拉龙震颤不已，因为这些内容实在不宜为人所知：巫师在吟诵一种刻毒的仇恨，这种仇恨数百年来隐藏于人类心灵最阴暗的角落，由于骑士的消失得以泛滥。还有对血和痴狂的赞美，更有对只在风高月黑之下进行的残酷仪式的称颂。

随着一场堕落的布道的结束，两名低阶祭司冲上前去，抬起主人——或女主人，天知道——离开轿子，置于石台之上。接着，主祭司一声令下，两把钢刀眨眼间挥起劈落。顿时，两股鲜血从主祭司的双肩喷涌而出，顺着身上的皮衣流下，涌过石面淌到下方的沙砾地上。

两名祭司手持杯子冲上前去，接住流下的深红色液体，待杯满时，分发给会众，大伙迫不及待地喝下。

“天哪！”若伦低声叹道，“你没说那些邪恶的人肉贩子，那些嗜血、怪



异的白痴信徒竟然是食人狂！”

“并非如此。他们不吃人肉。”

待所有会众都喝过了血，卑躬屈膝的修士将主祭司搬回轿上，并用白亚麻布条裹住其肩上的创口，洁白的布瞬间血迹斑斑。

创口对主祭司似乎毫无妨碍，只见那个四肢全无的躯体转动身体，面向嘴唇呈橘红色的众信徒大声宣告：“在伟大的黑格林影子之下，你们已品尝过我的鲜血，成了我真正的兄弟姐妹。血召唤血，你的家人若需要帮助，为教会、为所有无上之主的信徒，尽你所能……为向三圣（Triumvirate）至诚确认和再确认，跟我诵读九大誓言：谨以戈尔姆、伊尔达和费尔·昂瓦拉三圣之圣名起誓，保证做到每月供奉不少于三次，于黄昏前时分进行。且将自身献祭一次，以慰上主永恒之渴望……保证信守《托斯克》（Tosk）所载法则……保证随身携带布雷格尼亚，谨守双十二禁忌，避免接触打结绳索，以免……”

一阵骤风使得祭司后面的誓言含混不清。随后，伊拉龙看见下面的听众一一抽出小弯刀，刺向自己的肘弯处，将血涂抹在祭坛上。

几分钟后，狂风平息下来，伊拉龙听到祭司继续说道：“作为你的忠心之回报，你心所欲所望，皆将赐予你……祭礼到此结束。不过，你们中间，若有人诚勇无比，愿意表现其对主的无比虔诚，就让他们展示吧！”

下面众人立时绷紧身子向前探，一张张脸上露出痴迷的表情。很明显，众人期待的时刻到来了。

相当长的时间，人群中寂静无声，似乎在人们就要失望之际，一人冲出队列，大喊一声：“我愿意！”人群顿时一阵欢呼，教友们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铁铃，铃声令信众欢呼雀跃，如痴如狂，仿若意识已离身而去。刺耳的铃声激起伊拉龙内心一阵兴奋——尽管他反感他们的献祭过程——唤醒了他某种原始的兽性。

那黑发青年脱去金色长袍，身上只剩下一条皮腰裹。他跳上祭台，红色液体从脚下两侧飞溅而出。面向黑格林，他仿佛瘫痪似的，伴着铃声的节奏，身体开始颤动不已，脑袋在无力地摇晃，嘴角冒泡，双臂如同长蛇般挥动着。夕阳下，汗流浹背的他如同一尊铜雕，全身闪耀着金光。

铁铃的音符相互撞击，节奏变得飞快。这时，年轻人猛地向后伸出一只手，祭司迅速递上一柄怪异的工具：单刃，两英尺半长，鳞纹手柄，护手破损，刀身宽扁，越往刀头越宽，以扇贝形收尾。这一工具的造型只有一个目的：如同砍破一只皮革水袋般，一挥之间，穿甲断骨。



年轻人举起工具，朝向黑格林制高点。然后，他单膝跪下，随着一阵不连贯的叫喊，挥刀斩向自己的右腕。

立时，鲜血朝祭坛后的岩石飞溅而落。

伊拉龙本能地一缩，把脸转到一边，可是，耳际还是传来年轻人的凄厉尖叫声。或许，与在战场上所见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伊拉龙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不留心，身体就可能招致伤残，而如此故意自行截肢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若伦动了一下，身下的草沙沙作响。他嘴里嘟哝了些诅咒的话，但声音转眼即逝，于是，他再次缄口。

接着，一名祭司给年轻人治疗创口——用咒语止血，而一名助手从主祭司的抬轿奴隶中放开二人，用链条锁住他们的脚踝，并将他们铐到埋在祭坛的一个铁环上。接着，其他助手从各自的衣袍里掏出无数的大小包裹，堆在奴隶够不着的地上。

仪式结束，祭司及其随从们离开黑格林，在一路的哀鸣和铃声中朝雷欧那城走去，那名独臂青年则跌跌撞撞地走在主祭司之后。

他的脸上闪烁着圣洁的微笑。

“唉！”随着那支队伍消失在远处的一座山丘之后，伊拉龙终于吐出憋了好久的一口气。

“唉什么？”

“矮人国和精灵国我都去过，怪事也见多了，却从未见过像那些人，那些人类，那么怪的。”

“他们跟蛇人一样，都是怪物，”说着，若伦向黑格林努了努嘴，“现在能看看凯特琳娜是不是在里面吗？”

“我试试看，也要作好随时跑的准备。”

伊拉龙闭上眼睛，将意识向外展开，像缕缕细流渗入沙土一般，穿越一个又一个生物的大脑。他触及到熙熙攘攘的昆虫之国，感受到它们在来回奔忙。他还探测到藏身于被晒暖的石头缝间的蜥蜴和蛇，各种燕雀，以及无数小型哺乳动物。夜幕即将降临，昆虫和动物们都为此忙活，或退守巢穴，或——那些夜行性的——打着哈欠，伸展肢体，为即将开展的狩猎和掠夺作好准备。

跟其他能力一样，伊拉龙探测别人思想的能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减弱。触觉抵达黑格林塔基一带时，他只能微弱地识别出一些大型动物。

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探索，并作好一旦触及猎物——蛇人以及它们的父



母兼坐骑雷斯布拉卡——便即刻收回的准备。伊拉龙敢于如此开放自己的意识，是因为蛇人族不会使用魔法，他也确信蛇人并非碎灵者——非魔法师，但经训练，可使用通灵术作战。实际上，蛇人及雷斯布拉卡根本用不着通灵术这种雕虫小技，它们喷一口气，即可令最强壮的人类昏迷不醒。

伊拉龙甘冒被发现的危险进行探测，是因为他、若伦和蓝儿都必须知道蛇人是否已将若伦的未婚妻凯特琳娜囚在黑格林，答案将决定他们这次行动到底是解救人质，还是抓蛇人来审问。

伊拉龙继续他漫长而艰难的搜索。待他收回意识时，却见若伦如同恶狼般在一旁盯着他，阴沉的眼神透露出愤怒、希望，还有绝望。其情感如此强烈，似乎随时都可能化为冲天烈火爆发出来，将眼前的一切化为灰烬，将岩石熔化。

他的感受，伊拉龙当然理解。

凯特琳娜的父亲——屠夫史洛恩——向蛇人出卖了若伦。失手后，蛇人将凯特琳娜从若伦的房间劫走，偷偷带离帕伦卡谷，让帝国士兵对卡沃荷村民进行杀戮和奴役。失去凯特琳娜的行踪后，若伦非常及时地说服村民抛弃家园，跟随他翻越斯拜恩山，沿着阿拉加西亚海岸一路南来，最后加入反叛的沃顿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历经了太多的磨难。经过无数的曲折，若伦与伊拉龙终于得以相聚。正好伊拉龙知道蛇人的老巢，还答应帮助解救凯特琳娜。

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解释的那样，若伦的成功是因为爱情的力量使得他不顾一切，使得别人都因怕他而避其锋芒，使得他在面对敌人时所向披靡。

此刻，类似的激情正激励着伊拉龙。

如果他所关心的人发生危险，他会丝毫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他爱若伦如同兄长，而若伦即将娶凯特琳娜为妻，这样一来，伊拉龙所理解的家人的概念，自然将凯特琳娜包括在内。在家族血脉中，伊拉龙和若伦现在硕果仅存，家人的概念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一直以来，伊拉龙拒绝承认与穆塔的亲生兄弟关系，于是，若伦成了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当然，现在还有凯特琳娜。

亲人之间的这种高尚情感并非他们唯一的驱动力，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令他们寝食难安：复仇！在谋划解救凯特琳娜的同时，他俩——凡夫俗子也好，龙骑士也罢——还想设法手刃加巴多里克斯国王的怪兽仆役，是它们摧残并杀害了加罗。对于若伦，加罗是亲生父亲，而对于伊拉龙，加罗更亲若父亲。



这么一来，伊拉龙所采集的信息，无论对他自己还是若伦，都同等重要了。

“我想我感觉到她了，”伊拉龙说，“尽管很难确定，因为我们离黑格林太远了，以前我也从未探测过她的大脑。但是，我认为她就在那孤零零的塔顶上，被藏在顶部的什么地方。”

“她没生病吧？她没受伤吧？快说，伊拉龙！别瞒我，他们伤了她吗？”

“此刻她没受什么苦，其他我就说不准了。我竭尽全力才捕捉到她的一丝意识，我无法与她进行交流。”不过，还有一点伊拉龙不愿说，他还探测到一个人，对其身份现在还有些怀疑，如果确认真是其人，那麻烦就大了，“想不到竟然没发现蛇人或它们的父母兼坐骑雷斯布拉卡。纵使 I 可能会忽略了蛇人，但绝不会错过它们的父母。它们体形庞大，生命力应该旺盛得像上千盏灯那么闪亮，甚至足以跟蓝儿匹敌。除了凯特琳娜和几个微弱的光点，黑格林是座孤城，除了黑暗，别无他物。”

若伦双眉紧锁，左拳紧握，对石塔怒目而视。暮霭中，塔身正慢慢隐去，为团团紫色影子所包围。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若伦用低沉、平淡的声音说道：“你对也好，错也好，现在都一样。”

“什么？”

“今晚不能动手。夜间是蛇人最厉害的时候，如果它们就埋伏在附近，以我们的短处去攻击它们的长处，那岂不太笨，你说呢？”

“没错。”

“那么，我们就等到天亮。”说着，若伦朝被链条锁在血迹斑斑的祭坛上的奴隶指了指，“到时候，如果那些可怜虫没了，就说明蛇人在附近，我们按计划行事。如果奴隶没事，就怨我们倒霉，让蛇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我们就放开奴隶，救出凯特琳娜，趁穆塔还没出手，带她赶回沃顿国。无论如何，我想蛇人都不会长时间放任凯特琳娜留在这里。只要加巴多里克斯还想让她活着，以便利用她来对付我，蛇人就不会这么做。”

伊拉龙点头赞同。他现在就想放开那两个奴隶，但是，这么做会给敌人发出警示，告诉他它们出岔子了。不过，话说回来，假若蛇人来享受晚宴，他和蓝儿是否又能与其周旋，让奴隶得以安然脱身呢？龙与雷斯布拉卡的一场公开大战，会引起周边男女老少所有人的注意。伊拉龙想，一旦加巴多里克斯知道他们孤身来犯，他、蓝儿和若伦又如何能全身而退？



他不由得转过脸去，不忍再看被铐着的奴隶。为了他们，真希望蛇人此刻远在阿拉加西亚的另一边，或者，至少希望它们今夜不感到饥饿。

无须言语，两个人默契地向后爬下先前隐蔽的山丘。到了丘底，他们变为半蹲，然后转头，弓着身子，利用两侧的山丘作掩护奔跑起来。渐渐地，凹陷不断加深，变成一条洪水冲刷出的狭长隘谷，两侧布满了随时可能碎落的板岩。

隘谷里长着杜松。伊拉龙边跑边避开松枝，抬头扫了一眼，只见天鹅绒般光滑的夜空中繁星点点。星星看上去冰冷而且醒目，宛如闪光的冰片缀于苍穹。于是他收回注意力，留心脚下，与若伦一道，朝南向宿营地跑去。



围篝火夜话

篝火堆里的炭像巨兽的心脏跳跃般熊熊燃烧着，不时扬起一串串金色的火花，蹿到柴火上方，然后化为一道白炽的线消失了。

伊拉龙和若伦所生的篝火只剩下些余烬，给附近地面罩上一层微弱的红光。亮光之中，可看到岩石地面一些青灰色的灌木丛，以及稍远些但已模糊不清的杜松，更远处，则漆黑一片了。

伊拉龙席地而坐，背靠蓝儿粗壮前足布满疙瘩的鳞甲，将脚丫伸向火堆取暖。对面的若伦靠着一棵古树干，树皮如铁一般冷硬，被太阳晒得脱了色，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每次他挪动身子，树干就发出令人痛苦的刺耳声，让伊拉龙不由得想堵住耳朵。

此刻，夜空下万籁俱寂，篝火中的炭也在默默地燃着。若伦找来的都是些干树枝，这样，篝火就不会冒烟，也就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伊拉龙给蓝儿复述了白天里发生的事。一般来说，他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他们之间，思想、情感以及其他知觉会自由流动，犹如湖里的水会从一端流向另一端那么自然。但是，今天，在侦察过程中，除了对蛇人的老巢进行闪电式搜索之外，他还仔细将自己的意识进行了屏蔽。于是，此刻的复述，就非常有必要了。



他们静默了好长时间。终于，蓝儿打了个哈欠，露出令人生畏的两排巨齿。尽管它们残忍邪恶，但是，蛇人竟然能施法，让猎物心甘情愿渴望被吃掉，这真让我大开眼界。能做到这点，它们可称得上好猎手……或许哪天我也来试一试。

千万别，伊拉龙不得不告诫道，别拿人来试。要试就拿羊来吧。

人，或羊，对龙来说，又有何区别？说完，蓝儿长颈深处冒出一阵笑，低沉的轰隆声，此刻在伊拉龙听来，不亚于一阵雷鸣。

伊拉龙向前倾，让身体离开蓝儿的锋利鳞甲，拾起身边的山楂棒，两手转动起来，欣赏棒头上打磨得精光的根所反射出的光，布满划痕的金属包头以及棒尾的尖刺。

在烈火平原，他们离开沃顿国时，若伦将该棒塞到伊拉龙手里，说：“喏，蛇人咬伤我的肩膀后，菲斯克给我做了这个。知道你失去了佩剑，我想或许你会需要这个。当然，如果你想另寻一把剑，那也没问题。不过，我发现，要说打起来，有一根坚实趁手的棒子，一旦挥舞起来，没有你打不赢的。”想起布鲁姆以前随身携带的那根棍子，伊拉龙决定放弃另寻一把剑的打算，选择了这根布满硬结的山楂棒。再说，失去萨若克后，他也无心使另一把小剑。那天夜里，他给山楂棒和若伦的锤柄加了几个咒语，以确保除非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否则两者不会断裂。

此刻，回忆的思绪不禁油然而生：随着蓝儿俯冲追逐赤龙及其骑士，自己盘旋于橙黄、绯红的阴沉天空，狂风在耳际呼啸……在地面与那骑士对决，他们你来我往，双剑的撞击将手指都震得发麻……战斗中掀开那人的头盔，赫然发现对方竟是自己昔日的朋友和旅伴穆塔。在此之前，他还以为他早已撒手人世……穆塔从他手里夺走萨若克并声称作为他的兄长有权优先继承赤剑时脸上露出的嘲笑……

随着战斗的喧嚣退去，血腥为杜松的芳香所替代，伊拉龙眨了眨眼，脸上一片惘然。于是，他舌头朝上齿扫去，想除去嘴里的苦涩。

穆塔。

一想起这个名字，就令伊拉龙内心百感交集。在他和蓝儿首赴雷欧那城途中，是穆塔出手将他们从蛇人手中解救出来；是穆塔冒着生命危险使伊拉龙从基里脱困；在堡藤杜尔战役，穆塔体面地为自己洗脱罪名。尽管因此遭受折磨，在烈火平原之战后，穆塔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加巴多里克斯的命令，因而放过了伊拉龙和蓝儿，未将他们带走。双胞胎劫持他，赤龙荆棘为他破壳而出，或者加巴多里克斯发现了他俩的真实姓名并利用这一点来逼



迫穆塔和荆棘以古语对其宣誓效忠，所有这一切，并非穆塔之过。

这一切都不能怪穆塔。他是命运的牺牲品，自他降生那一刻起，就命中注定了。

不过……向加巴多里克斯效忠，也许并非穆塔所愿。对于国王命令自己去实施的暴行，或许他会深恶痛绝。只不过他已部分失控，陶醉于炫耀新获得的法力。最近，沃顿族与帝国在烈火平原交战，尽管加巴多里克斯并未给他命令，穆塔却将矛头对准了矮人国王罗特加，并且将其杀害。他放过了伊拉龙和蓝儿，这没错，但是，也是在一场苦战后打败他们，并且仅在伊拉龙开口求饶后，才放过了他们。

而且，最后穆塔还揭开了他们的身份之谜。他告诉伊拉龙，他俩均为十三名变节龙骑士之首莫赞——正是他，将自己的同志出卖给加巴多里克斯——的儿子。在将痛楚加诸伊拉龙之后，穆塔又从中获得了多少快乐！

现在，烈火平原之战已过去四日，伊拉龙脑海里浮现出另一种解释：穆塔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可以看到另一个人来肩负他出生以来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无论这种猜测是否属实，伊拉龙怀疑，穆塔接受现在的新角色，其中原因应正如一条狗无缘无故遭到鞭笞，某一天会转而攻击其主人。穆塔遭遇了无数的鞭笞，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向这个对自己如此冷酷的世界发起反击。

要是他没有跟随阿吉哈到堡藤杜尔地下追击巨人，要是我当时行动再稍稍快些，双胞胎就……

伊拉龙。蓝儿叫道。

他回过神来，点了点头，对蓝儿的干预表示感激。伊拉龙竭力不去想穆塔或他们的双亲，但是，不经意间，这种思绪油然而生。

伊拉龙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以便把先前的想法置之脑后，迫使自己回到眼前现实，却怎么也做不到。

烈火平原之战的第二天早上，沃顿族正忙于重整队伍，以便乘胜追击沿着吉特河后撤了数英里的帝国部队。伊拉龙找到娜绥姐和阿丽娅，向她们解释了若伦的处境，请求她们允许自己帮助表兄，但未获同意。两位女士极力反对，娜绥姐更直称其计划“轻率至极，稍有任何差池，就会给阿拉加西亚人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们激烈争论持续了好久，最后，蓝儿出面打断，一声龙吟，指挥大帐四壁为之晃动。只听蓝儿说道：我已又累又烦，伊拉龙的解释工作也没做



好。与其站在这里像寒鸦一样哇啦哇啦吵个不停，不如去做些更有意义之事……好了，现在听我说。

看来，伊拉龙想，跟一条龙，真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蓝儿话里的细节繁杂无序，但是潜在的思维逻辑却直截了当。蓝儿支持伊拉龙，因为蓝儿理解这项行动对他意味着什么。出于爱与亲情，伊拉龙要帮助若伦。他知道，无论是否得到他的帮助，若伦肯定都要去解救凯特琳娜。而且他也知道，表兄一人绝对不是蛇人的对手。另外，只要凯特琳娜还掌握在帝国手里，加巴多里克斯就很容易控制住若伦。而且，通过若伦控制伊拉龙。若他威胁要杀了凯特琳娜，除了任其驱使，若伦将别无选择。

在敌人还没对此加以利用之前，修补好自己的防线漏洞，当然最好不过。

至于时机，现在就是最好的选择。在沃顿族忙于在色达边界与帝国部队交战之际，加巴多里克斯或蛇人都难以预料有人敢突袭帝国腹地。穆塔和荆刺已飞往乌鲁邦——应该是前去接受当面训斥。娜绥姐和阿丽娅也同意伊拉龙的分析，认为穆塔可能会继续往北飞。一旦精灵族发动攻击，泄露行藏之后，穆塔便会出面对付伊丝兰查蒂女王及其麾下部队。况且，如果可能，现在除掉蛇人，以免沃顿族战士受其惊吓而丧失士气，也是个好主意。

接着，蓝儿采用最为婉转的外交辞令指出，如果娜绥姐现在利用作为伊拉龙领主的权威禁止他参与此次行动，就会损害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积怨和不满就有可能葬送整个沃顿族的事业。当然，蓝儿说，选择权在你们。如果你们愿意，就把伊拉龙留下。不过，他的义务他自己尽，与我无关。至于我嘛，我已决定陪若伦走一趟，看样子，这趟冒险肯定很有趣。

想到这里，伊拉龙嘴角浮现一丝淡淡的微笑。

蓝儿的声明，加上无懈可击的逻辑，双管齐下，成功说服娜绥姐和阿丽娅，令她们——尽管十分勉强——同意伊拉龙的行动。

后来，娜绥姐说：“伊拉龙，蓝儿，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相信你们的判断。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我希望此行一切顺利。”语调令伊拉龙难以把握她说的话到底是衷心的祝愿，还是委婉的威胁。

后来的大半天时间里，伊拉龙忙于准备补给，与蓝儿一起研究帝国地图，以及施加一些他认为有必要的符咒，如防止加巴多里克斯或其手下企图占卜若伦，等等。

第二天一早，伊拉龙和若伦骑上蓝儿，升至笼罩烈火平原的橙黄色云层上空，朝东北方向飞去。蓝儿日夜兼程，见证了太阳越过苍穹，消失在地平